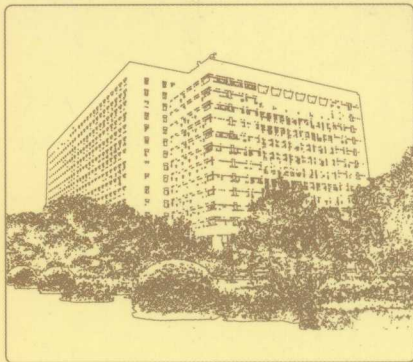


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 建院三十周年 学术论文集



A Collection of Academic Papers: Dedicated to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CASS

民族文学研究所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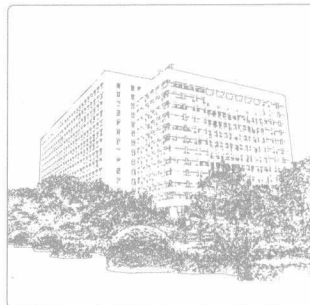


方志出版社

2
w

-25

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 建院三十周年 学术论文集



A Collection of Academic Papers: Dedicated to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CASS

民族文学研究所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编



方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民族文学研究所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编.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 - 7 - 80238 - 066 - 0

I. 纪… II. 中… III. ①社会科学 - 文集②民族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 文集 IV. C53 I207.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7357 号

· 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

民族文学研究所卷

编 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陈海力

出 版 者：方 志 出 版 社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大楼12层)

邮 编 100732

网 址 <http://www.fzph.org>

发 行：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部

(010) 85195814 85196281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法律顾问：北京市京诚律师事务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通州丽源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8.5

字 数：330 千

版 次：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238 - 066 - 0/I · 2

定价：40.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史诗在中国	贾 芝 (1)
民间叙事的生命树	
——浙江当代“狗耕田”故事类型文本的	
形态结构分析	刘魁立 (11)
杰出的哈萨克诗人、翻译、编辑——哈孜木别克	哈 拜 (26)
蒙古—突厥英雄史诗情节结构类型的形成与发展	仁钦道尔吉 (33)
建设《格萨尔》文化长廊，为保护中华民族母亲河做一份贡献	
——再谈关于建设“《格萨尔》文化长廊”的设想	降边嘉措 (52)
哲学视域中的比较文学问题	
——平行本质与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	扎拉嘎 (62)
英雄的再生	
——突厥语族叙事文学中英雄入地母题研究	郎 樱 (77)
伊斯兰化的小西藏（巴尔蒂斯坦）民间文化考察	杨恩洪 (87)
柳宗元与“柳州峒氓”	邓敏文 (106)
20 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刍论	关纪新 (113)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概念、对象和范围	朝戈金 (122)
南方民族叙事形态的“欲求”因素与人物结构	刘亚虎 (131)
口头文学研究的十个误区	尹虎彬 (143)
叙事语境与演述场域	
——以诺苏彝族的口头论辩和史诗传统为例	巴莫曲布嫫 (163)

回族文学批评家李贽的多元文化背景	汤晓青 (178)
论金昌杰的前期小说创作	张春植 (190)
藏族《格萨尔》与白族金鸡崇拜	李 源 (200)
蒙古文《西游记》漫谈	巴雅尔图 (209)
西部苗族史诗非关于蚩尤的口碑史	吴晓东 (219)
兼济人生与逍遥世外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矛盾人生	热依汗·卡德尔 (232)
哈萨克族口头文学的传承特点	黄中祥 (242)
胡仁·乌力格尔及其田野研究途径	纳 钦 (251)
从书面范式到口头范式：论民间文艺学的	
范式转换与学科独立	刘宗迪 (262)
玛纳斯奇的表演和史诗的戏剧化特征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 (275)

史诗在中国

贾 芝

由于旧中国长期封建统治的闭关自守，我国民族众多而又有语言的隔阂，特别是历史上反动的民族政策以及对民间文学的歧视，再加上我们对自己的民间文学了解和宣传也很不够，致使外国学者没有机会对我国民间文学作更深入地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 56 个民族的民间文学的大量发掘和采录，不仅说明中国是一个民间文学宝库，而且可以说是一个富有史诗和长篇叙事诗的国度。

我今天就是带着这个信息来参加大会的。我想为大家打开中国这个东方的古老的民间艺术宝库的一扇窗户，让大家能够窥见其中的若干珍宝。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海洋。许多民族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诗歌。例如，哈萨克族的谚语说：“诗歌和骏马是哈萨克人的两只翅膀。”在我国几乎每个民族都有叙述自己民族诞生和发展的史诗。我国的史诗以及一般民间叙事长诗蕴藏相当丰富，迄今尚不能得到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

环顾中国，从西南的喜马拉雅山河谷到东北的呼伦贝尔草原，从西北的天山山脉到云贵高原到东南沿海地区，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史诗。近年来还陆续发现汉族也流传有不少反映世俗人情的民间叙事长诗（这部分不包括在我要介绍的内容中）。

目前，我国学者对史诗的概念和范畴存在着不完全一致的看法，但大家认为创世纪史诗和英雄史诗产生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前者内容为创世神话；后者产生较晚，反映了与民族和国家的形成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描绘了为人民所崇拜的英雄人物。在有些作品中，两种内容有交叉和融合，不能截然分开。南方少数民族中创世纪史诗居多，北方少数民族则以英雄史诗见长。下面我就这两类史诗的发掘和研究作一些粗浅的介绍：

创世纪史诗

我所看到的创世纪史诗，有南方的彝、壮、苗、白、傣、瑶、哈尼、土家、布依、布朗、仡佬、纳西、藏、门巴、珞巴、拉祜、佤、侗、傈僳、景颇、崩龙、阿昌、怒、黎、普米、畲、基诺、独龙和北方的汉族、土族，一共三十个民族，还有苦聪人。《诗经》中的《生民》，应当视为汉族史诗的最古老的记载。

其中又有因地区、民族支系的不同而内容各不相同的创世纪史诗。如：彝族的《查姆》（汉译为“万物的起源”）在云南楚雄州及红河州就有几种异文；用“梅葛”调演唱的创世纪史诗《梅葛》流传在楚雄州姚安、盐斗等县的彝民中；《阿细的先基》则以男女对唱的形式流传在彝族的支系阿细人中；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比较闭塞，则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创世纪史诗《勒乌特依》的四种内容不同的手抄本。其他民族也有不止一部史诗的。

中国汉族的远古神话中有一位神叫盘古，他死后尸体化为天地万物，古籍中有这样的记载：“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为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石，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① 在许多少数民族的创世纪史诗中，也有这种盘古式的英雄以自己肢体化为天地、日月、山川的动人情节。布依族《开天辟地》中的翁戈，把自己的双眼挖出来钉在天上，变成了太阳、月亮，用牙齿把天钉牢，变成了星星。拉祜族《牡帕密帕》中厄莎造天地，用左眼作太阳，右眼作月亮，拔下头发变银针给月亮，呵气成金针给太阳，手茧变白云，汗珠变星星。彝族的《查姆》中说，黑埃罗波赛神死后眼睛变日月，牙齿变星星，乳房变大山、小山，呼气变风雨云雾。瑶族《盘王歌》中唱：“大岭原是盘古骨，小岭原是盘古身，两眼变成日和月，牙齿变化作金银，头发化为草和木，才有鸟兽出山林，气化为风汗成雨，血成江河万年春。”在彝族、哈尼族、布朗族、普米族等民族中还有动物尸体化生说。

这种尸体化生为天地万物的神话也产生和流传在世界其他民族中。如北欧神话中说，大神奥定用冰巨人伊密尔的尸体造天地，将他的肉造成大地，

^① [清]马骕《绎史》引《五运历年记》。

置于混沌一团的中心；将他的血和汗造成海，围绕在土地的四周；将他的骨骼造成山，齿造成崖石，头发造成树木花草。神们又把伊密尔的颅骨造成天，覆盖了地和海，把他的脑子造为云。^①

世界各民族的初民们对天地万物的形成有着类似的幻想，足以说明他们在神话时代的心理状态是相同的。这种创造自然、制造宇宙万物的幻想虽然荒诞离奇，但从中却可以窥见人的一切为我所造的气魄和创造精神。这种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并夸大和突出人在宇宙中伟大作用的思想，具有不朽的美学价值。

许多创世纪史诗还包括了洪水的故事，这也是世界各民族中普遍流传的，它反映了认为人类一度经历过被洪水毁灭的世界性的灾难、而后由其子遗再生人类的观念。这类洪水故事在我国南方流传也很广；北方如汉族也有这类故事，但比较少些。我想，它的产生除去地质上变化的原因而外，似乎与我国南方多水多雨、而北方寒冷干旱的地理环境以及心理因素也都有关系。在我国广东、广西、云南等省大量出土的各民族的铜鼓，构成了中国的铜鼓文化，这些铜鼓上有几何纹饰、动植物纹饰、道释纹饰、叙事纹饰等近千种纹饰。不少纹饰与该族的古代神话传说密切相关。据专家考证，那些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和时代特色的新颖别致的水纹、船纹，很可能就是古代洪水故事的印记。^②

洪水故事又联系到我国的葫芦文化。我国许多民族如：汉、彝、白、哈尼、纳西、拉祜、苗、基诺、瑶、畲、黎、水、侗、壮、布依、高山、仫佬、崩龙、佯等民族的史诗中都有洪水过后人从葫芦出的传说。如：佯族《西岗里》说，天和海相接的地方飘来一只小船，有一葫芦，小米雀啄九年啄开了，走出了阿佯人；彝族说，洪水后幸存的兄妹结婚生一葫芦，天神戳开，从中走出各族先民；壮族《卜伯》说，洪水泛滥时，伏依兄妹躲在葫芦里，洪水后只留下兄妹二人，他们结婚再生人类。尽管说法不同，但都说葫芦是各族人民共同来源的母体。云南汉族中流传着的“人从瓜出”的传说也可归入葫芦崇拜。滇西南哀牢山自称“罗罗”的彝族直到解放前夕仍有把葫芦作为祖先化身来供奉的习俗。^③ 上述创世纪史诗中反映出的原始葫芦文化

① 参见茅盾：《北欧神话 ABC》，《神话研究》，第 240 页。

② 参见王辉：《铜鼓》，《民间文学论坛》，1982 年第 2 期，第 92 页。

③ 关于人从瓜出，《诗经》《大雅·绵》有：“绵绵瓜瓞，民之初生”；云南哀牢山彝族供奉“祖灵葫芦”，均见刘尧汉：《中华民族的原始葫芦文化》，《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第 219～228 页。

也是我国学者研究的课题之一。

《卡勒瓦拉》是芬兰民族英雄史诗，以创世纪开篇，以浪漫主义的笔触勾画出神话仙境般的人类远古世界；大气的女儿降于大海，风和浪使她受孕，成为大水的母亲，并生下了英雄万奈摩宁。一只小鸟在她膝上做窝下蛋，蛋碎了，碎片变成大地、天空、太阳、月亮和云彩。^① 类似这种美丽的富于幻想的描绘，在中国的创世纪史诗中也不少见。例如：傣族《英叭^②造天地》中说，水和气上升凝成创造天地的大神“英叭”；《苗族古歌》中说，云雾像孵蛋一样孵出科啼和乐啼两种巨鸟，巨鸟孵出了天和地；景颇族《穆脑斋瓦》中说，宇宙间有一团小小云雾旋转，后来越来越大，变成稀泥一样的东西，这时出现了一对代表阴阳的天鬼，天鬼创造天地；彝族《勒乌特依》中说，梧桐树升起三股轻雾，凝成三股红雪，雪化冰消，冰凝成骨头，雪凝成肌肤，风凝成呼吸，雨凝成血液，星星凝成眼珠，终于变成雪族十二支子孙，从此世间有了人类和各种动植物；彝族《查姆》中又说，远古时只有雾露一团团，黑埃罗波赛神生了一个蛋，蛋壳成天，蛋白成日月星辰，蛋黄成地；纳西族的《创世纪》中则说，山上生美妙的声音，山下生美好的白气，声音、白气凝成三滴白露水，三滴白露水变成大海，天生下人类之蛋，大海孵出叫恨矢恨忍的神，神的第九代是人类始祖从忍利恩。

以上这些民族多居住在云烟缭绕、雾气缥缈的山林，他们对自然的描绘有其独特的直观性，当然也有局限性。他们力图从物质本身去寻求万物起源的探索精神是可贵的。他们把宇宙的来源解释成白气、水和单细胞的蛋这些基本元素运动的结果，虽然故事离奇，但却开始摆脱神生万物的唯心主义，透露了科学的曙光。创世纪史诗以人类的朴素思维形式和丰富的想象对客观世界做了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创世纪史诗使我们看到我们的祖先同大自然斗争的缩影。史诗中对于天地万物来源的富于幻想的艺术描写，质朴自然，出于真诚，长于想象，无拘无束，壮美与朴素融合交织。这些天真无邪的诗句具有永恒的魅力。人民以艰苦卓绝的劳动创造了自己的生存环境，也创造了诗，这就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最初的摇篮。

^① 《卡勒瓦拉》(Kalevala)，著名芬兰史诗，埃里亚斯·隆洛德(Elias Lönnrot)搜集，1835年出版第1版。孙用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② 英叭：读 yinpa。

英雄史诗

上面已经说过了，我国的英雄史诗主要流传在北方的民族中，当然南方的一些民族如傣、彝、纳西等也有这类作品。这类史诗主要产生在氏族社会解体到进入奴隶社会，有的延续到封建社会，也就是所谓“英雄时代”的作品。

我国著名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江格尔》和《玛纳斯》早已为大家所熟知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近年来的深入调查，为我们的科研工作提供了不少新的材料。尤为可喜的是：我国还有大量的能够演唱《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的民间说唱艺人，他们是史诗的传承者、保存者，甚至是参加集体创作的作者。这些史诗活在他们的口中，活在中国的国土上。他们的口头演唱继续给人以美的享受和精神鼓舞。

藏族《格萨尔王传》广泛流传在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甘肃五省、区，它是藏族人民家喻户晓的被奉为经典的作品。据目前了解，全诗约60余部、150万行，但仍在陆续搜集，到搜集工作结束时才能有最后的确切数字。内蒙古东部、新疆卫拉特蒙古地区流传着内容有较大变异的蒙古族史诗《英雄格斯尔可汗》。

西藏松赞干布于公元7世纪建立了奴隶社会，9世纪奴隶社会崩溃，其后二百年内部落征战频繁，开始进入封建农奴制社会。《格萨尔王传》一般认为产生在11世纪，并经过了长期的流传和演变。最近几年，四川、西藏、云南、青海、甘肃在调查中都发现了一些和史诗有关的征战传说的遗迹，如：青海土族互助县就有霍岭大战的故址霍尔川，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松潘的毛尔盖有一个叫“岭”的村寨，附近还有岭国的战壕、坑道、粮食、练兵场等遗迹，有霍尔人卜筮烧香的地方、射箭的靶场等等，^① 还有传说中格萨尔使用过的战刀^②、象牙朱红印章，他的将领得玛的盔甲^③，以及关于

① 参见桑梓侯·达尔基·屈科口述，谢芝译：《岭·格萨尔的故国》，四川省编《〈格萨尔史诗〉资料小辑》第一辑，1985年。

② 存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拉卜楞寺。

③ 四川邓柯县格萨尔器重的将领得玛的出生地呷坡村呷坡寺，1960年以前曾保存一件传说是得玛的铁甲战衣，后流失在群众中。如今呷坡村的习俗，男子颈上还带有甲片。见《四川民间文学论丛》格萨尔王传资料小辑。

格萨尔的壁画^①等文物。这些都为《格萨尔王传》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丰富的资料,为研究工作开拓了新的领域。

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在我国新疆和苏联、阿富汗都有流传。《玛纳斯》以第一代英雄玛纳斯命名。苏联早已记录和出版了这部史诗,但是也只出版了三部。苏联和各国学者还有关于它的大量论著。我国在最近十几年来,记录了70个歌手演唱《玛纳斯》的异文。新疆著名歌手居素甫·玛玛依能演唱八部,现已全部录音,记录完毕。这八部是《玛纳斯》、《赛麦台依》、《赛依台克》、《凯乃尼木》、《赛依特》、《阿色勒巴恰与别克巴恰》、《木碧莱克》、《奇格台依》。史诗叙述了玛纳斯八代英雄为统一柯尔克孜各部落和反对卡勒玛克、克塔依^②统治的战争故事。

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近几年在新疆进行了大量的抢救工作,现已搜集到60多个章回。新疆卫拉特蒙古族中土尔扈特部曾于明代末年(公元1629年)迁到伏尔加河下游。1771年,土尔扈特人不堪忍受压迫和歧视,又由渥巴锡汗率部返回祖国。在迁移途中,河水暴涨,一部分人留在原地,因而这部史诗在当地也有流传。《江格尔》描写以部落首领江格尔为首的十二名“雄狮”英雄和六千名勇士同侵犯、掠夺其家乡的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斗争的故事,歌颂了蒙古人民理想的王国“宝木巴”,那里没有穷富的差别,每个人都像25岁那样年轻。

我们在内蒙古东部和其他地区还记录了蒙族短篇史诗数十部。如《勇士谷诺干》、《智勇王子希热图》等,反映了部落英雄们与蟒古思(魔鬼)的斗争。这些史诗中既有反映部落战争的,也有反映与自然搏斗的,展现了人类从狩猎经济到畜牧经济的历史发展图景。

汉、唐时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曾沟通了我国与欧亚各国的贸易往来,同时也沟通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新疆作为必经之路,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它成为多种文化荟萃的地方。各民族的史诗不仅丰富,而且色彩各异,有许多史诗在中亚一带流传,或带有浓重的中亚、西亚的色彩。哈萨克族现已搜集到民间叙事长诗200余部,其中有家喻户晓的英雄史诗《阿勒帕米斯》、《英雄塔尔根》等。维吾尔族著名的英雄史诗《乌古斯传》则以其古朴的内

^① 参见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馆:《记邓柯·吉苏雅的“格萨尔神庙”》,四川省编《〈格萨尔史诗〉资料小辑》第一辑,1985年。

^② 克塔依:经学者考证,即契丹。

容和所保留的历史事件的记录而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目。

北方的其他民族，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只有 300 人、现在也不过千余人的赫哲族，也有大量独特的英雄史诗。他们把这种民间传唱方式称作“伊玛堪”。《满斗莫日根》就是其代表作之一。诗中描写了血缘婚姻和用战争来达到联姻，其根本目的则在于兼并被征服的部落，将俘虏变成奴隶。“伊玛堪”同邻近的蒙古族史诗的格调相类似。我国和日本的学者都提出，“伊玛堪”与日本爱伊努族的史诗“优卡拉（Yukar）”颇有些相似，认为这可能与赫哲族居住地原为到日本的古通道有关。

南方民族中不仅创世纪史诗居多，英雄史诗也另有一种风格。傣族《相勐》、《兰嘎西贺》、《厘俸》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史诗情调迥然不同。傣族史诗中反映了亚热带森林中媚人的南国风光，古代部落战争，以及金殿王朝时期的民族英雄。

北方草原上的英雄强悍勇猛，粗犷豪迈，降妖伏魔，厮杀撼天震地。森林中的英雄，他们的宝刀和神箭也威力无穷，但他们却离不开清溪的缭绕、喃喃鸟语和郁郁花香。

蒙古族《江格尔》这样描写英雄洪古尔同厚和查干的搏斗：

洪古尔看准时机，
猛然拦腰抱住厚和查干，
举起他抖动了七八下，
用力撒手一摔，
厚和查干摔在地上，
砸得岩石飞滚、高山抖动。

厚和查干用两只胳膊支撑全身，
面不改色，身不颤抖，
头上没沾着一粒沙土。
就这样支持了四天四夜，
两个英雄不分胜负。^①

^① 色道尔吉译：《黑那斯全军覆灭记》，《江格尔》第十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第 337 页。

傣族《相勐》则以“茫茫的森林里盛开着一百零一朵花，茫茫的森林里有一百零一个国家”开始，它这样描写召相勐与沙瓦里的厮杀：

刚升起的太阳，
又被云彩遮蔽；
刚起床的百鸟，
全被厮杀的声音吓飞。

每棵树都有刀枪的痕迹，
每片叶子都染着鲜红的血，
河流里泡着刚刚倒下的尸体，
断刀残箭丢满一地。

双方激战到天上以后：

召相勐挥舞着宝刀，
要掏出沙瓦里的心；
沙瓦里往上一跃，
宝刀只划破了一朵白云。

沙瓦里转回头，
想一剑破开相勐的脊背；
相勐摘下一颗星星，
把飞来的宝剑打碎。^①

战争同样残酷，但《相勐》却不乏诗意的描写，曲调低回委婉，在刀光剑影中仍不失其恬静柔和的性格美。

我们还发现了300多年前傣族学者祜巴勐写的《论傣族诗歌》^②。这部诗论专讲文艺理论，对研究傣族诗歌的产生和流变以及对于研究整个文学的产生和艺术的起源，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谈到傣族诗歌的产生和特点时

^① 岩峰译，王松整理：《相勐》，《山茶》，1982年第2期，第82页。

^② 祜巴勐著，岩温扁译：《论傣族诗歌》，云南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祜巴勐是佛教等级中由老百姓而升入的最高级的职称。此书写于公元1615年，时为明朝末年。作者隐其名，署名祜巴勐。

说得好：“……因为我们傣族祖先在森林和芭蕉林里诞生，是鸟雀和水送给我们的歌。傣族的歌一出世，花草树木是衣服，星云日月是装饰品，麂子、马鹿和雀鸟是伙伴，所以傣歌永远离不开它们。这并非人为的比喻，这是傣族诗歌历史的一个真实记载。”^①

《兰嘎西贺》是根据载入经典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改编而成的，然而并不是简单的模仿或翻版，而是具有浓厚的傣族民族特色，扎根于傣族土壤中的艺术成果。它真实地反映了傣族进入封建领主制以前氏族社会的部落征战和人民生活。这里，我们又接触到另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佛教对我国史诗的影响问题。佛教从西汉时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的文学、诗歌、绘画、雕塑、舞蹈、建筑产生了重大影响。傣族笃信佛教，有一些史诗和叙事长诗就是根据经书改写或创作的。佛教对我国史诗的影响也反映在西北各民族中，蒙、藏共有的《格萨尔王传》，就把格萨尔说成是白梵王的三子转世，到人间降伏妖魔。这又涉及到中国与印度、与东南亚诸国、与中亚细亚其他国家在历史上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佛教对民间文学的影响，民间文学通过佛教与其他宗教宣传而流传、演变以及与之相关的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引起我国学者们的兴趣和探索。

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流传的彝族创世纪史诗《勒乌特依》，又名《英雄支格阿龙》，描写支格阿龙从射日月，降伏猛兽，部落征战，到最后当了国王。因此，也有人称它为英雄史诗。对它的分类，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在这部史诗中，有支格阿龙以神鹰给他的铜弓铜箭，射碎绿色顽石，用地火炼成铜制工具，从而建立第一个村寨，种植庄稼等等情节，诗中着重描绘了支格阿龙与大自然的斗争。这种英雄不同于北方游牧民族的英雄们为统一部族而战，倒有点像那个为芬兰人民培植森林、垦荒播种、制造船只和乐器、为人民的和平与幸福而歌唱的文化英雄万奈摩宁。

以上所讲的创世纪史诗和英雄史诗都因其民族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韵律形式和修辞手段。有的是严格的格律体，注重韵脚的格律美；也有押头韵或押腰韵的；有的不押韵，而有节奏，注重音节起伏的节奏美。各民族不同的生活环境又构成了他们特有的修辞手段，如对比、夸张、比喻等等，形式各异，色彩斑斓，构成了每个民族自己的诗学的形象体系。这种涉及到诗学领

^① 枯巴勐著，岩温扁译：《论傣族诗歌》，云南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第70页。

域的研究,也是我国学者关于史诗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史诗和神话都产生在远古时期,而在后世的流传中又不断地增添了社会发展的新的内容,展示了广阔的历史画幅。由于我国有许多民族直到解放时还停留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例如有母系制氏族社会的残余、奴隶社会、封建领主社会等等。由于这些民族社会进展迟缓,因而史诗和神话得以比较完整地按其原始面貌保留下来,甚至至今还流传在群众中,并且仍然与本民族的生活习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创世纪史诗和英雄史诗是各民族的百科全书,许多民族把自己的史诗称做“根谱”,在重大节日和举行庆典时要庄严地演唱,作为向后代传述祖先业绩、传授历史经验的经典。^①

史诗和神话近几年来成为我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热门。《格萨尔王传》的研究已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在我国历史上这也是第一次。我国现在的搜集工作仍然在进行,我们在许多方面还处于已知和未知之间,有些史诗的产生和发展情况在我们还是一个未知的王国。众多民族的类型不同的史诗,现在正在普查、发掘和记录中,人们从多种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和考证。例如:史诗的艺术成就,史诗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形态,史诗中反映的我国诸民族的民族关系,原始宗教与佛教对史诗的影响和它们之间的矛盾与消长等等。我国学者努力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进行探讨和研究,以期实事求是地探索和认识史诗这种只能在不发达的社会阶段才能产生的艺术形式及其在艺术上的惊人造诣。

有的民族是跨国而居,国境线的两边生活着同一个民族。中国与邻国的文化交流也由来已久,不少的史诗是我国与邻国所共同享有的。要研究史诗,就要与各国学者共同探讨,取长补短。这样,不仅可以获得比较理想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且会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架起一座桥梁。

我的介绍与其说是学术论文,不如说是一次巡礼,而不可能就一个专门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向朋友们做这样一些介绍,是因为要了解和研究中国的史诗,首先就要熟悉中国史诗的环境和气氛。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1985年第4期)

^① 例如贵州黔东南苗族地区,每十二年、九年或七年举行一次祭祖的“吃牯脏”(或写“吃鼓藏”)节,每年农历十月的第一个卯日或亥日过苗年,这些节日都要唱古歌。传唱古歌被视为进行民族历史传承的大事,古歌被认为是“根谱”、“族谱”。

民间叙事的生命树

——浙江当代“狗耕田”故事类型 文本的形态结构分析

刘魁立

“狗耕田”故事是中国汉族、乃至各少数民族地区最广泛流传的故事类型之一。我国学者钟敬文教授、刘守华教授等就这一故事类型进行过专题研究。韩国的崔仁鹤教授和崔来沃教授，日本的关敬吾教授、稻田浩二教授和伊藤清司教授等，都发表过颇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中日韩三国学者针对这一故事类型的许多问题都有不少发现。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至90年代初，在中国内地进行过一次规模空前的民间文学搜集记录活动。工作地域之广、动员人力之众、记录忠实程度之高，以及所获成果之多，均为前所未有的。其中狗耕田故事类型的记录也极为丰富，例如四川省所出版的各县卷本就收录有79篇之多。

本文拟就浙江省在这次民间文学普遍调查搜集中新记录的狗耕田故事文本，从形态结构的角度进行若干分析，我把这里的研究仅仅限制在共时的范围内，并不期望得出关于这一类型作品历史发展过程方面的结论。我们在浙江省约100个地县行政单位所出版的99卷民间文学卷本中，寻捡到28篇。这28个文本隶属于24个县区。我将这28个文本的出处作为附录罗列在本文末尾，并将5个属于同一类型的20世纪20年代记录的文本一并列出，统一编号。^①

中国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狗耕田故事的情节基干是极为简单的：兄弟分家，弱者得狗；狗耕田，弱者由此得到好结果；强者仿效，得恶果。这一情节基干在每一次具体演述中呈现出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形态。

同时应当指出，每一个文本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都有它充分的存在依据，都有它实实在在的内在逻辑。

^① 在本文的叙述中，凡是论及具体文本的，均指出其文本编号，不再重复注明其出处。